

國學叢刊

葉光球著

聲韻學大綱

正中書局印行

刊 叢 學 國

網 大 學 韻 聲

著 球 光 葉

導言

宇宙之內，耳目所及，發音之器，其繁複巧妙當無過於人口。羊之鳴惟咩咩也。牛之鳴惟牟牟也。雀之鳴惟雀雀也。雞之鳴惟喔喔也。擊竹作聲，其聲篤篤。叩石作聲，其聲拓拓。即妙如絲竹管絃之樂，亦惟以抑揚高低，取悅人耳。靈如鸚哥百舌之鳥，亦惟能作近似之音，比他鳥較勝一籌。其去人聲固尙遠甚也。人之喉舌巧於萬物，人之發音繁於萬物，故亦惟人能作如許繁複之語言，以爲萬物之靈長耳。

人口發音，約分二類，即語音與非語音是也。非語音者，聲不發於聲帶，而發於口腔各部。如鼓唇送氣，舒嘯作聲，其一也。俯耳低語，送氣於口，絮絮作聲，其音甚低，二步之外，即不可聞者，又其一也。其他如脣舌齒牙各部，互相振聾，亦能成聲。要之其音皆非發自聲帶耳。語音者，乃自聲帶發音，而以口腔各部節制之補助之而成者。所謂人聲繁於萬物者，亦僅指語音而言，非語音猶不與也。聲韻學中所欲討論者，亦惟語音。所以特舉非語音而述之者，乃以明人類之口固不僅聲帶能發音，即口腔各部亦能之。讀者如能具此觀念，則於將來論及聲類時必當略有補助也。

聲帶之構造當詳攷生理之書。吾人於此，但求略明其作用足矣。聲帶爲發音之總機關。其作用適如簧之於笙。其形略如上下兩脣，能自由張弛。胸腹壓氣，逼之使自氣管流出，通過聲帶，使之振動，遂能發聲。聲帶既能以人意使之張弛，故張之則振動速而發聲高，弛之則振動緩而發聲低。弛之極則氣出無阻，聲不可聞矣。其張弛緩促之作用，適如琴瑟之調柱。

聲帶發音僅能使之抑揚高低有所別異。苟無其他爲之節制，則充其量亦不過如絲竹絃管之調和宮商，徒悅人耳而已。必運動脣舌兩頰，節制口腔之形狀，使聲音至此受共鳴之影響而生種種別異，而語音乃得稍爲繁複。如開口呼之使聲出無阻，則得ㄚ音。合口呼之則得ㄨ音。撮脣呼之則得ㄣ音……此卽吾人所謂韻是也。

然人類苟僅有韻部與高低之分別，則滿口啞啞，猶未足以成語言也。幸吾人又能以脣舌齒齶各部爲輔助，以作種種聲阻，語音乃得清晰可聽。聲阻者卽脣舌齒齶各部互相接觸，使自聲帶所發之聲氣，流吐至此，遇一阻礙，不得直接吐出。乃以聲氣之力激之，使成種種與發自聲帶之聲相異之新聲。此各種新聲卽所謂聲紐是也。其作用則稱之曰聲阻。以聲阻之地位與形式之不同，吾人乃得數十種不同之聲紐。以此數十種不同之聲紐與各韻相配，吾人語音乃百變無窮，足以名萬物表百慮矣。

韻部也，聲紐也，皆語音之元素，自當分別研究之。聲韻相切以成一音，則反切之法又爲研究聲韻學之主要對象。而等韻學又爲宋元以來，最占勢力之審音之學。故分茲四章以述之。

目次

導言

第一章 韻學概要

第一節 韻理

開齊合撮

陰陽

四聲

第二節

今韻之研究

切韻成書概況及其性質

切韻與廣韻

廣韻分韻繁多之原因

二百六韻四聲之配合表

宋韻與平水韻

一

一 一 二 四 七 七 九 九 一五 一九

清濁………四三

第二節 三十六字母………四五

字母之來原………四五

字母訂名………四八

字母正音………四九

三十六字母今人不能盡分………五一

三十六字母圖………五二

夏透轆捺………五四

三十六字母新圖………五七

字母之增減………五九

第三節 廣韻之聲類………六一

陳氏攷定聲類之條例………六一

四十類聲母………六二

切語上字總目………六三

第一節 等韻總說 …… 九四

第二節 等呼 …… 九四

等呼之意義 …… 九四

二等與四等 …… 九五

聲母與等呼 …… 九六

聲類分等新圖 …… 一〇〇

聲類不當爲分等之標準 …… 一〇四

第三節 韻攝 …… 一〇五

韻攝之意義 …… 一〇五

韻攝實例 …… 一〇六

切韻指掌圖韻攝表 …… 一〇七

切韻指南韻攝表 …… 一〇九

字母切韻要法之韻攝 …… 一一二

五方元音之韻攝 …… 一一三

第一章 韻學概要

第一節 韻理

開齊合撮

聲發於聲帶而出於口，運動唇舌兩頰而異口腔之形以節制之，即成各種韻母。口腔之形一成而不變者，其所成之音爲單純韻母。此種單純韻母各時各地細分之雖亦甚多，然吾國通常所用，要亦不逮十名。今注音字母中之單純韻母，則僅Y—X—Z—z等數者而已。

然吾國韻母實際上並不若是簡單。單純韻母之外，與之對立者尚有結合韻母。結合韻母者即由單純韻母互相結合而成。亦即由口腔張斂節制之某種形勢轉爲他種節制形勢以成者也。

顧所謂結合韻母由單純韻母互相結合而成者，要亦自有其系統在。非謂所有單純韻母皆可顛倒互并以成結合韻也。此項系統之術語，即昔人所謂開齊合撮是也。

蓋既稱結合韻母，則至少當自二個單純韻母結合而成。昔人將所有結合韻母分析而歸納之，乃知所有結

合韻之上，一單純韻母，幾全屬「Y」「X」「」母，或謂非單純韻，說詳下。四單純韻母，即其間或有一二爲其他單純韻母，要亦可歸納於此四母之內。故即將所有結合韻母分爲四類：凡以「Y」母爲上一單純韻母者悉歸爲一類，稱之曰開口呼。亦稱曰開口洪音。凡以「」母爲上一單純韻母者悉歸爲一類，稱之曰齊齒呼。亦稱曰開口細音。凡以「X」母爲上一單純韻母者悉歸爲一類，稱之曰合口呼。亦稱曰合口洪音。凡以「」母爲上一單純韻母者悉歸爲一類，稱之曰撮唇呼。亦稱曰合口細音。至單純韻母之分開合洪細，則自亦以此爲準。

吾人於開齊合撮等術語，既略具概念，當進而略論其與注音字母中介母之關係。注音字母之目的在輔助教育之普及，故字母數目當力求簡少。然吾國韻母繁複已極，苟必一一造字母以表之，則非百數十名不能盡其音。文盲學之，豈非大難？故創字母者利用開齊合撮之理，造「X」「Y」三介母以統一切之結合韻（「Y」之結合韻除外），以簡御繁，其法固甚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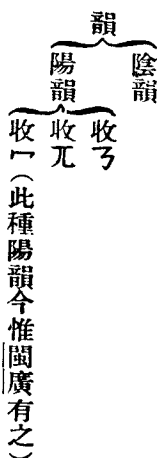
陰陽

言韻理除開合洪細外，又有所謂陰陽之問題。惟此所謂陰陽，非指今注音字母家所謂陰平陽平之義。今注音字母家所稱陰陽之義，實承周德清論曲之說而來，即以清濁爲陰陽也。清聲爲陰，濁聲爲陽，此其義也。如天，陰也；田，陽也。英，陰也；盈，陽也。多，陰也；駝，陽也。所謂陰陽實即清濁也。清濁乃聲之問題，非韻之問題。故當留待於後論。

聲時討論之。茲特將聲韻學上所謂陰陽二字之真正含義略爲解釋之。俾學者略具正確之概念焉。

此處所謂陰陽實指韻母之是否附有聲母而言，凡不附聲母之韻謂之陰韻。凡附有聲母之韻則皆稱之曰陽韻。故有人亦稱陽韻曰附聲韻母。如東，陽韻也；而候，則陰韻也。青，陽韻也；而支，則陰韻也。魂痕皆陽韻也；而歌戈則皆陰韻也。以此類推，則凡收聲之時，口腔遇阻，其音必宛轉自鼻腔而出者皆爲陽韻。否則卽爲陰韻。通俗言之，則凡帶鼻音之韻皆陽韻，而不帶鼻音之韻皆陰韻也。

音阻於口而出于鼻者謂之陽韻。又以阻之部位不同，而陽韻又分三類，卽收唇、收舌、收齶是也。收唇者，以兩唇接觸成阻，卽收聲母ㄣ是也。收舌者，以舌尖抵觸上齶以成阻，卽收聲母ㄣ是也。收齶者，以舌根抵觸軟齶以成阻，卽收聲母ㄣ是也。此三種陽韻，吾國古音皆具備之，今則僅存收ㄣ收ㄣ二種矣。其收ㄣ一種，則惟閩廣一帶尙保存，其他各地皆不能作此音矣。



又此處應附帶論及者，卽入聲問題是也。入聲今音甚短促，并不附帶聲母，與陰聲無異。惟古音則入聲諸韻實亦爲附聲韻母。特其所附之聲母並非ㄣㄣ三母而爲ㄣㄣ三母。凡陽韻之收ㄣ者，其入聲卽收ㄣ。陽韻之

收兀者，其入聲卽收了。陽韻之收「者」，其入聲卽收「ㄠ」。此其大概也。

四聲

同一韻攝又可分爲平上去入四聲。此吾國韻部之所以特多也。四聲屬韻之問題，古人論反切之法所謂上一字論清濁，下一字論開合四聲者是也。

平上去入四聲之區別甚難說明。古人於此亦惟作譬況之辭。梁武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答以『天子聖哲』而帝終不遵用。武帝又嘗問中領軍朱異曰：『何者名爲四聲？』朱異對曰：『天子萬福卽是四聲。』帝曰：『天子壽考豈非四聲耶？』時人皆以朱異能言爲美而歎武帝之不悟。天子聖哲與天子萬福皆用以譬況平上去入四聲也。而此種譬況之法竟不能悟聰俊之梁武帝，則誠乎難於說明四聲之區別矣。後人乃別以各種形容詞表之，如唐元和韻譜云：

平聲哀而安。上聲厲而舉。去聲清而遠。入聲直而促。

明釋真空玉鑰匙歌訣云：

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

顧炎武音論云：

平聲最長，上去次之，入則絀然而止，無餘音矣。

其重其疾，則爲上爲去爲入。其輕其遲，則爲平。

各種說法雖各有獨得之處，然終不能使不知者悟其奧妙。近人高元以音節、音勢、音長三項說明四聲。其論較爲具體而合於科學之方法。所謂音節，即指音之高低，亦即指振動次數之多寡而言。所謂音勢，即指音之強弱，亦即指振動幅之廣狹而言。所謂音長，即指音之長短，亦即指振動時間之久暫而言。大抵平聲之音必低弱而長。上去入之音則既高且強而短促。依次區別之，當無誤也。

至吾國古音則僅有平入之分而無四聲之別。四聲中無去聲，乃段玉裁所發明。而古更無上聲，惟有平入之分，則季剛師所說也。惟古之入聲亦與今之入聲略有不同。今之入聲韻其音短促并不附有聲母；古之入聲韻則皆爲附聲韻母也。蓋平聲韻自古分陰陽二類：陰類不附鼻音，陽類附有鼻音。故陽類韻又稱附聲韻母。說已見上古之入聲介乎陰陽兩類之間，本爲陽類之短音。既爲陽類之短音，則其收音自當附有聲母。然入聲既極短促，則自不能收鼻。故收以塞聲之ㄣ、ㄨ、ㄩ三聲母。凡陽類收ㄨ者，其入聲促之則收ㄣ。陽類收ㄩ者，其入聲促之則收ㄨ。陽類收ㄣ者，其入聲促之則收ㄨ。ㄣ、ㄨ、ㄩ三母爲鼻音，故可延長。ㄣ、ㄨ、ㄩ三母非鼻音，音甚短促，不能延長。故入聲以此三母爲收聲，使無礙其爲短音。古之入聲既不以鼻音收，故近似陰類。既附有聲母，故又似陽類。故曰古之入聲介於陰陽二類之間也。

四聲之區別當在魏晉之際。而施之實用，則在南齊武帝永明年間。隋書文學傳潘徽傳中有曰：『李登聲類始判清濁，才分宮商。』李登魏人也。魏書江式傳謂呂靜仿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爲一篇。清代紀昀作沈氏四聲攷謂宮爲上平，商爲下平，角爲入聲，徵爲上聲，羽爲去聲。則四聲之分固不始于沈約諸氏也。又陸機文賦亦云『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陸厥與沈約書稱『范詹事（曄）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皆足爲證。至齊梁之間，周顒作四聲切韻，沈約繼之作四聲譜，此外劉善經有四聲指歸，夏侯詠有四聲韻略，王斌有四聲論，於是四聲之理乃闡發無遺。應用之於文學，不數年間扇風南北，無不景從。雖以梁武帝之不好四聲，而其所作亦未有大背於四聲之理者也。歷陳隋唐宋七百餘年，人無異言。則沈氏所謂發千古之祕者，誠非誇誕之辭也。

乃自石晉揖盜，燕雲十六州遂淪于契丹。靖康失政，中原復陷于女真。其時中原人士，倉皇南渡。大河南北，胡騎縱橫。元人繼之。復嚴別色目，漢人南人之階級。經是數百年之薰蒸陶冶，中原音韻，乃大變于古矣。元周德清不明音理，不攷音史，惟以唇舌爲驗，作中原音韻一書。合入聲于平上去三聲。復以平聲分爲陰陽（即指清濁而言，非有無鼻音之分也）二聲，以合四聲之目。其書既背音理，復與音史不合，於是四聲乃不可復論矣。惟其書本以供作元曲之用，非所以論聲韻之理，故吾人亦不欲深責之也。